

第一章

千水縣

「聽說了嗎？知縣府裡又鬧鬼了！」一名丫鬟打扮的女子小聲地說道。

「哎，小茜剛剛有跟我說。」另一位同是丫鬟衣著的女孩略帶驚訝地回應，「我路過布坊時正好遇到她，那驚恐的樣子怪可憐的，我便去跟她打招呼，問她是不是身體不舒服，結果她說是昨晚知縣大人的府裡又鬧鬼，而且鬧得比之前都要凶呢！」

當兩個女孩站在大樹下聊八卦時，並沒有注意到有一名青年停下腳步，在大樹的一側坐下。

「傳聞不是說子夜偶爾會傳來女子的歌聲嗎？鬧更凶是怎麼回事？」難道是那女鬼現身了？

「對啊，但聽說昨夜傳出的是邊彈琴邊唱曲子的女聲，雖然有派人去找，可卻怎麼都找不到人，更找不到任何樂器呢！」

「別鬧了，整個千水縣都知道知縣家上上下下根本無人會彈奏樂器，哪會找到什麼樂器。」

「唉，聽說這幾天那歌聲就像在他們耳邊哼唱，昨夜還把知縣夫人嚇得暈過去了呢。」彷彿就在現場般，小丫鬟一副心有餘悸地把手放在胸口的位置拍了拍。

「對啊！也不知道找幾個道士了，都沒把那女鬼解決掉，幸好沒出人命。」

「這可難說，我認識裡面一個長工，他說想要辭工離開了。畢竟那歌聲實在怪嚇人的，誰知道會不會是來索命的。」

「不過昨天不是又找了一位新道士嗎？還是沒能治得了那女鬼？」丫鬟的聲音既感困惑，也有點害怕。

「噓，聽說昨天找來的道士才剛要開壇作法，便刮起一陣怪風把所有東西都砸了，周知縣當場氣得大晚上把人給打出去呢！」

「天啊！那女鬼不會是連道士不怕吧？」

「也不知道周知縣是怎麼招惹到這麼厲害的女鬼……唉，不說了，我得回去了，不然我家小姐要生氣了！」

「我也得回去了。」被對方這麼一說，小丫鬟才想起自己出來太久，再不回去一定得挨罵。

兩個小丫鬟都離開後，坐在樹下的青年搖搖頭，解下背在後面的藤籃，慢慢地掏出數個巴掌大的木雕，是不同造型的小老虎，最特別是每一隻的脖子上都用紅繩繫著一小張折成三角形的黃符。

青年把這些東西一一放在腳前，接著拿出一把小刀及木塊，慢慢地削掉木塊的邊角。

沒多久，他的動作就吸引了數個小孩圍上前來，「大哥哥，這是你弄出來的嗎？」

「嗯，喜歡嗎？」拿起一件木雕，青年嘴角微揚。

「牠看起來好凶哦！」其中一個小女孩搖搖頭，看了一圈也沒有吸引她目光的木雕。

「它是老虎，當然凶惡。」把木雕上的符紙拿掉，遞到女孩面前，「不過它能保平安，這個就送妳吧。」

「真的嗎？謝謝大哥哥！」剛剛還在嫌棄的女孩聽到大哥哥要把木雕送她時，圓圓的雙眼頓時彎成月牙狀。

「好好哦！我也想要，大哥哥也送我一隻吧？」其他小孩見狀紛紛起鬨，恨不得他們也能得到。

「呵呵，這樣吧，明天你們誰第一個找到我，我便送他一隻，好不好？」眨眨眼，對於孩子們的要求，青年並沒有拒絕。

「好！我明天一定會第一個找到大哥哥的！」他的提議讓愛玩的孩子們很是興奮。

「那明天見了。」

「大哥哥再見！」小孩們一邊往家的方向跑一邊用力揮手。

看著孩子們一哄而散，青年慢慢把地上的木雕收回藤籃裡去。

「請問……」這時，一個屬於女生的柔和嗓音響起。

青年側首，只見一位身穿藕色裙子的少女正怯怯地看著他。

青年不著痕跡的打量了下，她身上的衣料不錯，可打扮卻不像是閨閣小姐，應該是大戶人家中的丫鬟。

「請問姑娘有什麼事情嗎？」青年禮貌地問道，卻沒有停下收拾木雕的動作。

「那個……請問你是道士嗎？」少女略帶怯意地開口。

「姑娘為何會認為在下是道士？」臉上掛著淡淡的笑意，青年像是對於答案很好奇似的。

「因為……那些木雕上都有掛著黃符……」少女輕輕指向木雕，掛在木頭上的黃紙特別顯眼，「而且公子不是本地人吧？」

縣裡的道士只有那幾個，而且都有點年紀了，加上並沒有人販賣這種類似裝飾的小木雕，所以她才會猜測這位青年不是千水縣的住民。

「算不上是道士，只是略懂點皮毛。」青年把手上那只有巴掌大的老虎木雕遞出，「姑娘最近都睡不好吧，這小東西可以護妳一夜安眠，要是沒用的話，再到千水客棧找我。」

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」沒想到青年居然輕易說中她最近的煩惱，讓她感到十分吃驚。

「姑娘的臉色十分差，加上眼下明顯的青色，我才大膽猜測姑娘是睡不好。」儘管她的臉上塗了不少胭脂水粉，還是無法完全掩飾憔悴之色。

「的確如公子所言，不知這木雕多少錢？」接過那小小的木雕，少女連忙翻出素色的錢袋。無法好好睡上一覺讓她疲憊不堪，卻又苦無解決方法，既然青年說這木雕可以讓她安眠，她願意花點錢試上一試。

「知縣大人家裡最近不太安寧，錢可以在確定這木雕真的有用後再給我。」不太在意地聳聳肩，青年把整理好的藤籃背上身，「它的價值多少由妳決定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知縣大人家的事？」聞言，少女不禁感到驚訝。

「周府鬧鬼的消息大街上可是傳得沸沸揚揚。」青年語帶笑意地開口，揮揮手準備離開。

「等等，我要是去千水客棧該找誰？我還不知公子如何稱呼。」她忍不住追問對方的名字。

「在下姓藍，藍天的藍。」藍向晚留下他的姓，便轉身離開。

五天後。

知縣府裡鬧鬼的傳聞依舊是千水縣民茶餘飯後的話題，而話題的中心已經從又一名道士被掃地出門，變成打賭下一位找來的道士是不是真有能力解決女鬼。

畢竟不少人看到周知縣才剛趕走了一位道士，立刻便派人去千水客棧找人，而且還是派出周知縣身邊最得力的管家，若不是十分重視對方，怎麼會這麼做呢？

該不會這次的道士真有兩把刷子吧？

「聽說被請進府的人姓藍。」

「藍？沒聽說過哪位厲害的道長姓藍啊。」

「該不會是什麼隱世高人吧？」

「可我聽說有人看到跟侍從進去的是個年輕人呢！」

「年輕人？不會是來招搖撞騙的吧？」

眾人熱烈討論時，話題的主角—藍向晚已經被請到周家的大廳。

收下木雕的丫鬟最後沒有去客棧找他，反倒是周知縣的貼身侍從一大早便叩響他的房門。藍向晚雖然有點意外，心中卻也早就有數。

嘴上說自己只是略懂皮毛，可他的能力比一般道士高，誰叫他是巫術世家的孩子，百年世家根基深厚，過去也出過幾位厲害的驅鬼師，即使藍家一直以來低調行事，在民間也許聽說過藍家的人不多，不過只要是同行都知道藍家的存在。

藍家只要是對這方面有點天賦的，自幼便會開始嚴格訓練，即使沒有過人天賦也沒關係，只要願意學習，對驅邪方面的知識也能比一般道士要強。

「藍道長，你可來了！」在大廳來回踱步的周知縣迎上前，臉上露出既緊張又期待的神情。

「不敢當，知縣大人稱我為道長實在是太抬舉我了，喚我藍公子就好。」對於周知縣的恭維，藍向晚連忙謙虛地推拒，目光卻不著痕跡地打量了了下了。

明明只是一個小小知縣，卻身穿錦衣華服，圓潤的身材更像是要跟豬看齊似的，讓人不禁懷疑他是否藉職務之便撈了不少油水。不過最讓他在意的還是纏在他身上如濃煙般的黑氣，這可不像是一般被鬼魂纏上那麼簡單。

「不不不，藍道長太謙虛了。」聞言，周知縣更客氣地請他入座，「道長絕對是有真材實學的，那個木雕真的太厲害了，只要把它放在房間內便能讓人一夜好眠，這是其他道士都沒能辦到的事情。可惜它只能讓房間內的人不受影響，這樣也不是辦法。」畢竟府上其他人還是會聽到那陰魂不散的歌聲，而且木雕只有一個，他的妻女可怎麼辦呢？

先不說府內的下人們早已因為這莫名的歌聲而萌生辭意，他的妻女更是因為難以入眠而憔悴不已，讓為人夫為人父的他十分心疼。

「不知道藍道長能不能出手幫忙解決我們的困擾？」搓了搓手，周知縣從袖中掏出一個小錦囊放在桌上，「這是對那個木雕的小小心意，若是道長能解決那擾人的歌聲，下官一定會奉上更豐厚的酬金。」

說完，深怕藍向晚會拒絕，他把錦囊往前推去，抽出帕子擦了一下額上的汗，圓潤的臉上露出期盼之色。

「知縣大人言重了，在下只是略懂皮毛，而且聽說大人已經找了不少道士，若他們也解決不了，說不定我也沒辦法呢！」對於知縣固執地稱他為道長，藍向晚也懶得再糾正，他嘴上說著謙虛的話，卻理所當然地伸手拿起錦囊，立刻感覺到那沉甸甸的重量。

這位知縣出手可真大方。

對於他給少女的木雕怎麼會到了周知縣手上，藍向晚並不難猜出箇中緣由。約莫是那位姑娘發現木雕真能讓她一夜好眠不受歌聲所擾，忍不住跟其他人說，不然便是獻給了府上的小姐或是夫人；等她們發現真如少女所言，便會跟周知縣說起這事，之後便派人來找他了。

雖說他確實是想做這筆生意才會把木雕送給少女，不過他沒想到周知縣會比預想中還要快地派人來找他，也幸好周知縣動作迅速，否則要是再晚幾天，說不定事情會變得更麻煩。

「唉，之前找來的道士不是開壇作法就是佈陣貼符，有的甚至改了府裡的風水擺設，也沒有一丁點的效用。」周知縣的五官擠成一團，露出苦惱之色，「可藍道長你絕對不一樣，光是那個木雕便能讓我安安穩穩地睡上一整晚，這事你一定有辦法解決！」他目光灼灼地盯著藍向晚，眼中充滿了信任與肯定。

雖然第一眼看到藍向晚時，周知縣對他看起來還沒到而立之年的年輕外貌感到訝異，不過他相信極少犯錯的管家不會找錯人，所以即使眼前的青年身穿料子普通的粗布衣裳，他也願意相信那個木雕是出自這人之手。

不是說有些高人就愛深藏不露、大隱隱於市嗎？眼前的青年說不定正是哪位高人的徒弟，因此他絕不敢怠慢，就算對方只是個孩子，他也會畢恭畢敬。

之前找來那些所謂厲害的道長或道士全都束手無策，現在藍向晚可是救命稻草，只要能把那詭異的歌聲解決，要他做什麼事情都可以！

「這可不好說，畢竟其他同行也沒辦法解決。」把錦囊收好，藍向晚倒是不管對方焦急的樣子，故作深沉地微微一笑，「若是能看一圈貴府，說不定會有點眉目，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？」雖然他掛在木雕上的黃符有效，卻不知道在知縣府裡鬧的是妖還是鬼，總得走走看看才知道自己會不會太托大。

「當然可以！」周知縣猶如看到一線曙光般，想也不想便立刻答應，「藍道長想看多少圈都可以，若是不好馬上處理，我也已命人整理好客房，道長大可以在府上住一段時間。」

「周大人還真是安排周到。」藍向晚笑了笑，想來這知縣早就打定主意，即使他不答應也會把他硬留下來，「那就麻煩大人讓人帶我先走一圈看看吧。」

不走一圈看看這府內是什麼狀況，他可不知道這次的酬勞好不好賺呢！

「當然、當然。」笑著點頭，周知縣連忙朝身邊的管家使了個眼色，「周軒，還不快帶道長到處看看。」接著便朝藍向晚笑道：「周軒是我的管家，對府內一切也很了解，道長要是有疑問都可以問他。」

「好。」藍向晚無所謂地應道，對於不是周知縣親自帶他走一圈並不在意。

恭敬地朝主子點頭，周軒先一步走到長廊，彎身伸手示意從右邊開始逛，「藍道長這邊請。」

「有勞周管家了。」點點頭，藍向晚跟在周軒身後慢慢地觀察周府內的所有擺設。

這周府比他想像中要大得多，四進的宅子，院落眾多，其中一個地方種滿了不同時節的花卉，四季各有風情，另一處庭園則是弄了個假山與小池塘，還種上不少已經開花的槐樹，黃澄澄的一片煞是好看。

每個客房及下人的房間也看了一遍，就是周知縣的房間也看了，卻沒有特別的發現，女眷的房間他不便進入，不過藍向晚並沒有感覺到那些房間有任何異常，因此他便沒特別要求一定得進去查看。

沒想到周府內一點怪異的地方也沒有，藍向晚的柳眉不禁微微聚攏。

難道是他忽略了什麼嗎？還是這次的鬼怪道行比想像中還要高？

踏進書房，一樣沒有任何不對勁的地方，只是兩個堆滿書冊的書架讓他有點意外，想著周知縣原來是個愛書之人。他隨意挑了幾本書，主要都是詩詞歌賦，看來這位知縣大人有著與外表不相符的高雅愛好。

簡單看了一圈後，他的目光不自覺落在一幅仕女畫上。

畫中的女子身穿紫綃翠紋裙，半露香肩，頭戴銀兔髮簪，拿著一把油紙傘回眸一笑，既有少女的俏皮，又藏著幾分嬌媚，畫得維妙維肖，直讓人想要與畫中女子見上一面。

那俐落的筆觸及用色之精妙，明顯出自高人之手，可惜畫上既沒有題詩，也沒有落款，難以猜測是哪位名家的作品。

不過若真是哪位高人的作品，很少會不留下落款……真是，害他的好奇心都被挑起來了。

若是有留下落款，如此優秀的畫作必定能賣出好價錢，就是掛在家裡也能炫耀一下，可惜了。

「敢問道長，是這畫有什麼問題嗎？」在府內逛了一圈也沒看到這位道長停下腳步，反倒是這幅畫作讓他盯了大半炷香的時間，害周軒不禁猜想是不是找到了有問題的地方。

「哦，我只是覺得這幅仕女畫畫得真美。」藍向晚語帶欣賞地開口，目光依舊停留在畫上，「要是知道出自哪位高人之手，我都想去求一幅收藏了。」

「藍道長可真有眼光，這幅仕女畫大有來頭啊。相傳知縣大人某一代祖先曾出手救下一位仙女，那仙女為了報答救命之恩，才會留下這幅肖像保佑周氏一族。」沒想到原來是被畫作吸引，周軒在心中搖頭，卻是不緊不慢地介紹，「也不知道是巧合還是真的有仙女庇佑，掛了這幅畫後，周家當年便出了狀元及探花，不但仕途順利，連唯一的閨女也被選為妃子，風頭可說是一時無兩。」

他頓了下，繼續說道：「此後周家從書香世家變成了官宦世家，本家的男子幾乎都能入朝為官，女子不是被選中入宮就是高嫁，所以周家人一直都細心地保存這幅仕女畫。」

不管是不是真的因為仕女畫才帶來好運，反正掛了這畫後，周家變得興旺是事實，因此對這畫可是寶貝得很，在周家有著傳家之寶的地位。

「既然是仙女所贈，那真的是無處可求呢！」惋惜地輕嘆，藍向晚看向掛在另一面牆上的山水畫，「這畫該不會也是仙人所贈吧？」

「道長說笑了，這幅山水畫是駱家贈送的。」周軒一臉平靜地回答，「據說作畫的正是當時被喻為京城四大公子之首的駱靖君，他的字畫千金難求，若不是周家和他們是世交，也不會得到駱公子的畫作。」

「四大公子？」陌生的名號讓藍向晚露出疑惑之色，他可從沒聽說過有什麼四大公子。

「道長如此年輕，沒聽過四大公子並不稀奇，畢竟那是將近六十多年前的事了。」周軒淡淡地解釋，看著對方比自己還年輕的臉龐，加上從剛剛到現在沒有半點發現，心中已認定對方並沒有多大的能耐，「不過因為那位駱公子生前並不愛在畫作上留名，所以這幅作品也沒有落款。他的作品雖然千金難求，卻因為沒有落款而難以辨識，因此沒多少人敢輕易購買。」

「那還真是可惜……」難怪他沒聽過駱靖君的大名，不留名的畫作即使再厲害，久了也會被遺忘，「不過你怎麼知道這畫是真跡？」

「我是周家的家奴，從祖父一輩開始便為周家做事，因此對周家的收藏品也有一定的認識。」周軒語氣中帶著自豪，彷彿能在這裡工作是多厲害的一件事，「相傳周家當時跟官宦世家出身的駱公子十分投緣，因此駱公子畫了這幅山水畫贈予周家，還說畫中的地點正是仙女下凡之處。」

「他也遇到仙女？」一般仙女都不會下凡，即使下凡也不會讓凡人看到，怎麼聽起來當年好像誰都能在路上遇到仙女？

「這方面，周某可就不清楚了。」

「那駱家還有畫功了得的公子嗎？」若是後人仍有如此厲害的畫功，他考慮要去求一張畫作來收藏。

「很遺憾，駱府的後人在書畫方面沒有人能如駱靖君那般厲害，不過他們的官位卻比過去還要高。」

「真可惜……」惋惜地搖了搖頭，藍向晚裝模作樣地清一下喉嚨再慢慢開口，「府上看來暫時並無異樣，就不知道會不會是從府外招惹了髒東西，所以才會趁陰氣較盛的晚上來作祟。」看了一圈沒有奇怪的地方，那就有可能是從外面帶回來的了。

每天晚上都來鬧，卻又沒做什麼壞事，這鬼怪也太閒了吧？忍不住在心中腹誹，藍向晚慢慢步出書房。

這時，一種被注視的感覺讓他猛然回頭，但房間內除了他和周軒沒有任何人。

藍向晚不由得皺眉，剛才被盯著看的感覺並不是錯覺，難道這書房真有問題？

「看來得在府上借住一晚了，待晚上才能判斷那歌聲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既然大白天並沒有有任何發現，也許待天黑後才能有所收穫。

「沒問題，小的這就帶道長過去。」在對方還沒有明顯的失敗前，他還是會以禮相待，不過若是到晚上沒有把那惱人的歌聲解決，大人一定也會把人給趕出去。

兩人來到一處偏僻的院子，藍向晚並不在意被安排住在這裡，把藤籃放下，拿出一小疊黃符。

「聽說那歌聲也鬧了一段時間，相信府上的各位這陣子都難以入眠吧，既然我掛在木雕上的黃符有用，那這些黃符麻煩周管家分給他們吧。」雖然那歌聲的主人並沒有害人，可每晚都這樣鬧，久了對身體也是有影響的。

傳聞中的歌聲讓人擔驚受怕，長期睡眠不足不但讓人精神變差，身體也會變得虛弱，難怪周知縣一夜好眠後便急著派人去找他了。

「每個房間只要貼一張在門上，晚上便聽不見歌聲了。」既然那歌聲不會害人，那只要先讓人聽不到聲音就好。

「謝道長，在下會命人去把黃符分給大家貼一貼。」聽到這黃符能讓人聽不到歌聲，周軒心中激動，卻強作鎮定地鞠躬，才轉身快步離去，讓下人們按照藍向晚所說，在每個房間的門上都貼上黃符。

把周軒打發掉後，藍向晚伸了個懶腰，準備在周府內溜達溜達，畢竟那一片黃澄澄的槐樹風景可不多見，還有假山與水池，這位知縣還真會享受呢！

拿著木頭及小刀走進庭園，打算把還沒完成的木雕完成，卻在看到一道修長的身影站在小池塘前而愣住。

似是察覺到有別人出現，站在池塘前的男人轉了個身，兩人頓時四目相對。

「呃、您是……周公子？」藍向晚有點意外肥胖的周知縣會有個長相俊美的兒子……也許是長得像母親？

「很遺憾，我並不是周公子。」男人唇角輕揚，低沉的嗓音帶著幾分笑意，「周公子陪著周夫人及周小姐上山禮佛，明天才會回來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是我失禮了。」

「你就是周知縣新找來的道士？」男子那雙桃花眼上上下下把藍向晚打量了一番。

「我看起來像道士嗎？」藍向晚聳聳肩反問。

「不像，不過周知縣最近頻頻邀道士進府，而你的穿著又不像下人，只好猜測你是一名道士了。」周府的下人都穿著相同顏色的服飾，以便辨識，所以他沒有猜藍向晚是下人。

「算是猜對了吧，我叫藍向晚。」挑了個比較大的石頭，藍向晚毫不客氣地坐下，「那你又是誰？」

「告訴我名字沒關係嗎？」有點意外地看著已經拿起小刀開始削木頭的青年，他還以為道士都不能讓人知道真名，只會告訴別人道號。

「沒事，我家沒在管這個。」聳肩輕笑，他抬頭看向坐到身旁的男人，「你是誰？」

雖然不是周知縣的兒子，卻是一身錦衣華服，怎麼外面都沒有人討論知縣府裡來了什麼貴客？

「在下駱少顯，因公務路過千水縣，便順道拜訪周知縣，誰讓駱家和周家是世交呢。」他饒有興趣地盯著長相清俊的藍向晚，看來周知縣這次找了一位有趣的道士呢！

「公務？」眉角輕挑，藍向晚忍不住把眼前的男人打量一遍，那身衣著怎麼看怎麼像是世家公子出來遊玩，壓根不會聯想到他是有官職在身的人，若說是來遊山玩水還比較可信。

「嗯哼，我可是本朝的監察御史之一。」駱少顯笑咪咪地說道。

這話讓藍向晚如遭雷擊。

剛才周軒就說過駱家是官宦世家，他怎麼就沒想起來呢？！

第二章

「呃哈哈、是哦？」略帶尷尬地笑笑，藍向晚強裝鎮定地低頭用小刀削木塊，「真不好意思，是我這種市井小民有眼不識泰山，還望大人海涵。」

「沒關係，我也算是微服私訪，更何況監察御史的身分越少人知道越好。」略帶深意地勾起唇，駱少顯的目光落在那正在削木頭的雙手上。

「那讓我知道沒關係嗎？」既然不想讓很多人知道他的身分，他剛才為什麼要說出來？

「就像你讓我知道名字一樣，沒關係。」坐在藍向晚旁邊的石頭上，駱少顯的目光從木頭往上移，「除非你告訴我的名字是假名。」莫名地，他就是有種讓藍向晚知道他的身分也沒關係的感覺。

「家人幫我取的名字那麼好，幹麼要告訴你假名。」藍向晚略帶自豪地開口，抬起頭剛好與對方四目相對，面對那雙桃花眼，他忍不住扮了個鬼臉，「即使你是妖魔鬼怪，知道了名字也奈何不了我！」語氣中充滿了自信，完全不像是初出茅廬的小道士，沒有畏縮與膽怯。

看著藍向晚如此自信的樣子，駱少顯不由得挑眉，他還真不知道眼前這位道士是真有幾分本事，還是初生之犢不畏虎了。

「我要真是妖怪，你會怎麼辦？收了我嗎？」臉上充滿了笑意，駱少顯卻湊到藍向晚身前，兩人的距離縮短，隱隱能感受到對方的氣息，讓人不禁臉紅。

他的問題讓藍向晚一愣，加上彼此突然拉近的距離……怎麼讓他有種被調戲了的感覺？

是錯覺吧？堂堂監察御史怎麼會調戲人呢？更何況他是男的，要調戲也該找女的吧……

「若你是作惡的妖怪，我當然得收了你。」把腦中怪異的想法甩開，藍向晚忍不住伸手把人推開，接著迅速地退後好躲開對方的氣息，「不然誰會那麼閒，浪費精力在善良的妖怪身上。」他垂眼默默地重新開始雕琢木頭，三兩下便削出一個老虎頭的形狀。

「不都是妖怪嗎？怎麼只收伏作惡的？」駱少顯饒有興味地看著藍向晚，「這豈不公平？」

「你這樣說並不對。」瞪了駱少顯一眼，藍向晚很快便把手上的木頭削成一頭蹲坐之姿的老虎雛形。

「哦？」駱少顯輕笑，再次湊到藍向晚面前，「哪裡不對了？」

「就如朝廷有律法審判惡人，上天也有祂的法則，不管是行善還是作惡，自有賞罰。」人間的官府無法抓捕及審判惡妖的罪行，所以才會有他們這些能收伏妖魔鬼怪的人。

「是這樣嗎？」

「信不信由你。」聳聳肩，藍向晚把木雕老虎收入懷中，跳下大石伸展身體，「晚膳差不多好了吧？不知道知縣家裡的伙食如何。」摸了一下肚子，他可是很期待周府的膳食。

他身上的盤纏不多，得省著用，所以之前一直都點最便宜的飯菜，已數不清有多少天沒吃到肉了，希望周知縣不會那麼小氣，飯桌上連一道葷菜都沒有。

「你大可放心，周知縣的廚子曾是京城珍味館的主廚，他做出來的菜據說能讓人把舌頭都一起吞了。」駱少顯並不在意藍向晚突然轉移話題，而且在知道他的身分後他也沒有改變態度，對此他感到很有趣，「在你沒失敗前，周知縣絕對會好好供著你的。」不過也就只是招待幾天，若沒把鬧鬼事件解決，絕對會毫不留情地把人掃地出門。

「哎，你這麼說，害我更期待晚膳了呢！」並不在意對方帶刺的話語，藍向晚臉上依舊帶笑。

淡淡一笑，駱少顯也不再多言。

他在這周府留宿了一小段日子，也看到不少招搖撞騙或是沒什麼本領的道士被踢出大門，雖然眼前的青年勾起了他的興趣，卻不知他會不會也是那些拐瓜劣棗的一員。

若他沒真本領而被趕走，駱少顯覺得自己會感到有點可惜，難得眼前的青年雙目清亮，態度如常的和他聊天，讓他罕見地在心裡生出一絲想看到對方成功解決事件的念頭。

這可真是稀奇了，明明自己一向最愛看別人失敗後的狼狽樣子，怎麼會對這個剛認識的小道士有不一樣的想法呢？

「駱大人、藍道長！」一名丫鬟在長廊上快步朝東廂走去，卻看到站在庭園中的兩人，頓時雙眼一亮，恭敬地福身輕語，「晚膳已經備好，小翠命人送去兩位貴客的房間可好？」

她雖不解兩人怎麼會一起在這庭園內，卻不敢多嘴，以免惹來貴客不悅。

「行，記得多上一壺紅麴酒，你們廚子親釀的紅麴酒可是無人能比的呢！」駱少顯喝過不同地方、不同人所釀出來的紅麴酒，卻總是比不上周知縣府中那位廚子，害他每次來都忍不住多喝幾杯，「藍道長要喝看看嗎？」

「謝過駱大人的好意，藍某習慣事情沒解決前絕不沾酒，請見諒。」拱手作揖，藍向晚禮貌地婉拒對方的邀請。

「避免喝酒誤事，藍道長習慣真好，是下官粗心了。」駱少顯似笑非笑地回道，就不知道眼前的青年是真的有此良好習慣還是裝個樣子，「那下官預祝藍道長能盡快解決周大人的煩惱，這樣才能嚐嚐紅麴酒的好滋味。」這是個毫無誠意地祝福，眼中充滿了戲謔。

「承駱大人吉言。」不在意對方一副期待看他失敗的樣子，藍向晚待對方離開後才步回他的房間。

剛打開門便嗅到屬於葷菜的油香味，令他眼前一亮，看來那位駱大人並沒有騙他，周府的廚子確實手藝不錯，才能燒出如此鮮香的飯菜，害他都想不顧儀態撲到桌前狼吞虎嚥了。

用過晚膳後，藍向晚心滿意足地享受碗盤有丫鬟收、熱水有下人備好的貴客待遇，一直到舒適地躺在床上時，他忍不住再次讚嘆，區區知縣竟連客房的床榻也備上金絲被，如此大手筆真是令人咋舌。

夜色漸深，晚風從沒有完全關上的窗子吹進室內，讓只穿裡衣的藍向晚身體輕顫。

撐起身打算下床把燭火吹熄，沒想到才剛穿上擺在床前的布鞋，一室的燭火竟同時熄滅，周圍頓時伸手不見五指，氣氛也多了絲詭異。

藍向晚立刻提高警覺，在黑暗中穿上掛在床邊的外衣，小心翼翼地摸上擱在桌上的藤籃，掏出一隻木雕老虎放在桌上，再憑藉觸感把可能用得上的道具都拿出來，按大小分別收入袖袋或掛在腰上。

就在他拿出打火石點亮了一根紅燭時，門外卻響起細微的琴音。

琴聲最初似是由遠方傳來，逐漸變得如在耳邊響起般清晰，隱約更有一道幽怨的女聲。

這就是每到晚上便會在周府內響起的歌聲吧？

那女子的歌聲如泣如訴，時遠時近，上一刻聽著像從遠處傳來，可下一刻就似在耳邊哼唱，如此詭異的情況，難怪會令周府上下人心惶惶。

藍向晚藉著燭光在籃子裡翻出一疊裁成長方形的宣紙，抽出一張放在桌上，指尖輕輕地在紙上寫下特別的文字。薄薄的宣紙微微發亮，慢慢地浮在空中化成一隻小鴿子，顫顫巍巍地朝房門飛去。

藍向晚走到門口，先一步推開門扉，待紙鴿飛到長廊後才步出房間。

也許是他讓管家所貼的黃符奏效，整條長廊硬是沒有一個小廝或丫鬟出現，掛在梁上的一整排燈籠也已全數熄滅，偌大的周府在此刻竟連一絲亮光也沒有，也不知道其他人是嚇得躲在房間內不敢出來，還是真的沉沉睡去。

那哀怨的歌聲一直沒有停止，藍向晚慢慢往前走，卻因感受不到一絲邪氣而皺眉。這歌聲既沒有惡意，更沒有邪氣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低頭思考中的藍向晚並沒注意到轉角的狀況，冷不防跟人撞了個滿懷，揉了揉撞痛的鼻子，他抬起頭，只見是駱少顯，他的臉看不真切，但炯炯有神的雙眼在黑暗中倒是多了一點邪魅。

「道長這是要捉鬼了？」

「你怎麼跑出來了？」一般人聽到女鬼的歌聲不是該嚇得躲在房間內嗎？這位監察御史居然跑了出來，他的膽子不小嘛。

「當然是為了看藍道長能不能收了這女鬼。」嘴上雖然這樣說，駱少顯卻是一副等著看他無功而返的樣子。

「你就不怕被女鬼纏上？」藍向晚沒好氣地道。這人一副看好戲的樣子，害他還真想看看對方被女鬼纏上而害怕的樣子。

「既然過去那麼多天也沒見周府有誰被女鬼索命，我這個外人為何要怕？」理直氣壯地回道，駱少顯並不認為自己會被女鬼盯上。

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既然這歌聲只出現在周知縣的府裡，很明顯就是衝著周府來的，他不過是路過順便拜訪一下，按常理來說不可能會跟幾天前就開始作祟的女鬼扯上關係。

望著駱少顯一臉從容的表情，那番解釋又頭頭是道，藍向晚決定不再說話，省得自討沒趣。

「這東西是你的法術？」對於藍向晚的沉默，駱少顯彷彿沒察覺般，好奇地打量起那在空中浮動的紙鴿。

「算是吧，只要在方圓百尺內有一絲精怪或鬼魂的氣息，它便會飛過去。」

過於稀薄的氣息人類不容易察覺，因此有不少道士都會這類探測用的小法術，以便更準確地找出鬼怪所在之處。

「它飛得這麼抖，真的準確嗎？」看著那好似隨時會掉到地上去的紙鴿，駱少顯語氣充滿了懷疑。

「準不準，待會不就知道了。」不在意對方的懷疑，藍向晚不疾不徐地跟著紙鴿走。

兩人慢慢地跟著紙鴿前行，等到了藍向晚下午才檢查過的書房門外，看著它撞了數次門扉後便化成一陣白光消失，駱少顯不禁眉梢輕揚。

「這是被消滅了？」那東西還沒進去便消失，難道這位藍道長也是個騙吃騙喝的神棍？

「它是找到了異樣的源頭才會消失的。」淡淡開口解釋，藍向晚小心翼翼地推開書房的門。

明明下午他才在這個書房看了一圈，當時並沒有發現有什麼不對勁，難道真的是這次的鬼怪道行太高？

一踏進書房內，一直忽遠忽近的歌聲竟戛然而止，案桌上的蠟燭更是突然冒出一圈火光，頓時照亮了書房一隅。

在燭火的亮光映照下，此刻的書房與下午查看時相比較並沒有多少差異，只除了那一幅掛在牆上的仕女圖外。

不同於下午時看到的回眸淺笑，此時畫中的仕女竟是一臉哀愁，如此變化讓藍向晚不禁皺起雙眉。

「沒想到這幅仕女圖還在，真令人懷念。」跟在身後的駱少顯語帶感觸，卻像是沒發現畫中女子的表情有何異樣。

「你看過這幅畫？」若是看過，怎可能沒發現畫中女子的表情變得不一樣了？

「幼時隨家父來打擾數日，當時有幸看過一次。」嘴角微揚，駱少顯慢慢地步近那幅仕女畫，彷彿機會難得般仔細地端詳，「周知縣可是十分寶貝這幅畫，要不是我幼時頑皮偷溜進來，也沒有機會看到呢。」那雙桃花眼中多了幾分懷念，過去的回憶讓他臉上露出真摯的笑意。

「聽說旁邊那幅山水畫是出自你家某位長輩之手？」想起下午從管家口中聽到的消息，藍向晚狀似不經意地問道，人卻走到仕女圖前，小心翼翼地翻看畫的背面。

「嗯，家裡曾提過長輩駱靖君有贈一幅畫作給周府，不過我卻不知道原來就是這幅。」

雖然駱家與周家算是世交，父輩更常常互相送禮或交換墨寶，可惜他也只有小時候隨父親前來拜訪過一次，當時目光都被仕女圖所吸引，對其他畫作自然沒有印象了。後來兩家往來都是以書信為主，要不是因為公務，他也不會到千水縣，更不會再次看到這幅仕女圖。

「難道是這畫有問題？」駱少顯問道。

從踏進書房後，藍向晚的目光便一直在這幅仕女圖上打轉，難道會鬧鬼正是因為這幅畫？

「嗯，看來這並不是普通的仕女圖。」小心翼翼地把畫取下來放在案桌上，把桌上的燭火放在中央的位置，「沒想到問題真的出在這幅畫呢……」輕聲低喃，藍向晚拿起仕女圖，讓畫的背面在燭火上方輕晃，「有東西被封印在這畫裡，不過並不是仙女。」

「嗯？」看著藍向晚像是在烤畫的舉動，駱少顯不禁挑眉。

之前遇到那些說能驅鬼的道士們，沒有人有像他這麼悠哉的態度，且他找到有異樣的東西也是不疾不徐地處理，跟一般的道士有很大的不同，要不是看到他拿出黃符給管家，光是那身打扮及年輕的外表，壓根不會讓人覺得他是位道士。

但如此有別於其他道士的作法，卻讓他更感到有趣。

「把鬼怪封入畫中，這是極罕見且困難的手法，就不知道是作畫的人把她封入畫裡，還是後來畫被高人拿來當作容器，把鬼怪封印在其中。」被火烤過的畫紙背面佈滿了淺淡卻密密麻麻的陌生文字，看起來就像一張大型的符咒。

「這畫不是跟仙女有關嗎？怎麼你卻說是鬼怪，難道你已看出封在畫裡的是什麼？」好奇地湊近，駱少顯看著藍向晚把畫放下，拿出一個巴掌大的白瓷瓶放在桌上。

「仙人怎可能被封在這種普通的紙中，要困住仙人至少得是稀有的法器。」畫的背面雖然寫滿了咒文，紙卻是普通至極的宣紙，根據他所學的知識，如此平凡普通的東西根本困不住最低階的仙人，「所以困在畫中的必是鬼怪。不過他並沒有傷人，想來也不會是惡鬼。」

從筆架上拿了一支毛筆，打開白瓷瓶的木塞，筆尖沾了沾瓶內的液體，藍向晚開始在畫的背面寫下一大串古怪的文字。

駱少顯一臉饒富興味地看著，也不知道那瓷瓶裡裝的是什麼，毛筆寫在那宣紙上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與味道，更看不出藍向晚寫了些什麼，只是那認真專注的樣子讓他有點移不開目光。

明明長相並沒有多俊美，可此刻專注的側臉卻格外好看，在燭火的照明下，整個人更像是鍍了一層淡淡的黃光，特別柔和。

當藍向晚收筆時，躺在案桌上的畫卷慢慢冒出白煙，畫上的女子泛起淡淡的白光，慢慢凝聚成人形，就像從畫中冒出來一樣。

當光芒消散後，只見一位身穿紫綃翠紋裙的女子浮在畫上。

那女子如畫中的仕女般半露香肩，烏黑的髮絲用銀兔髮簪挽起，白玉似的雙手拿著一把油紙傘，柔媚的五官襯著巴掌大的鵝蛋臉，不同於畫中的回眸一笑，眼前的女子因眉間淡淡的哀愁而讓人感到心疼。

「藍道長好手段，這是把畫中的女鬼放出來了？」一直在旁看熱鬧的駱少顯眉梢輕揚。

沒想到這位藍道長還真不一般，既不像其他道士那般搖鈴唸咒，也不用點燭燒符，只是在畫上寫些東西便把女鬼弄了出來，看來他確實是比之前的道士都還要厲害。

「人家才不是什麼女鬼，人家是兔子精、可愛的兔子精！」還沒睜開雙眼便先張嘴反駁，不同於外表的柔美，女子的個性倒是十分直率。

「你就是救我出來的恩人嗎？」感覺到藍向晚身上殘留著剛才打破封印的力量，女子不禁雙眼一亮，朝他深深地福了福身，「如此天大的恩情，于羅銘記於心，要是有什麼用得上的地方，請恩人隨時差遣，讓于羅能報答這份恩情。」

「舉手之勞，姑娘不必在意。」藍向晚輕輕搖頭，他只是想賺取周知縣開出的高額獎金才會救她出來，並不需要于羅的報恩，「不過以妳的道行，怎會被封入畫中？」

眼前的女子雖然修為不算特別高，不過把她封入畫中的法術並不是有著強制性或是威逼性的強悍咒術，按理說以于羅的道行並不會被封入其中，可若說是自願的話，又怎麼會想從畫中出來呢？

「這事說來話長，公子若是願意傾聽，于羅知無不言。」于羅嘆了口氣。

藍向晚點點頭，表示了好奇。

于羅輕聲道：「我本是一隻普通的野兔，只是不知不覺便活得比其他同伴要久。我雖然感到奇怪，可身邊也沒有人知道原因，直到某天突然化成了人形，讓我嚇了一跳。

「幸好林子裡也有其他修煉成精的動物，他們找到我後，我便跟他們一起修煉。某天我不小心踩到獵人放置的陷阱，正當我想用法術把陷阱弄走時，上山秋獵的周宏彬卻發現化成人形的我。」回憶起當時的情景，于羅的嘴角微微揚起，美眸卻多了幾分惆悵。

藍向晚想著，這周宏彬想必就是傳說中救了仙女的周家祖先了。

于羅續道：「因為我已習慣化成人形生活，周宏彬便誤以為我是上山採野菜的姑娘，他幫我解開了陷阱，把我帶回去周府養傷。那時的周家只是一般的書香世家，對於我這種鄉村姑娘也十分親切。」

「周宏彬不但長相俊美，為人亦溫柔有禮，在朝夕相處下，我不知不覺便傾心於他，結果一時大意被他發現我是兔子精。」她淺淺一嘆，語氣中充滿了懷念，「他雖然嚇了一跳，卻沒有害怕，反倒更細心地幫我掩飾。」

「聽起來你們像是兩情相悅，怎麼妳卻被封入畫中了？」聽著于羅的故事，駱少顯卻感到奇怪，既然周宏彬不害怕她是兔子精，怎麼還會把她封在畫裡呢？而且他從沒聽說周家照顧過精怪，更別說會法術了。

于羅搖頭，「唉，還不是因為周宏彬的胞弟不爭氣，是個紈褲子弟也就算了，偏偏得罪了不能得罪的官家子弟。」

憶起這段過去，她有點無奈又有點不甘，雙手緊握成拳，「雖然我是精怪，不過會的法術很少，法力也十分有限，看著周宏彬每天早出晚歸，面容也越來越憔悴，我的心裡十分不好受。」

「也不知道是緣分還是周家的機遇，當他們為了找關係疏通而快要把家財散盡時，他那不爭氣的弟弟找來一位據說很厲害的隱世道長，白天做了場法事，晚上卻找到我的

廂房來，直接道破我是兔子精，原以為那道長是要趕我走，沒想到他是來問我願不願意守護周家。」

聞言，駱少顯不禁冷笑，「那位道長也許早就跟周家人打聽過妳的來歷，知道妳是被周宏彬所救，才會跑去找妳吧。」

那人必定早就看出周府住了一隻兔子精，在有心打聽下看出了于羅想報恩的想法，才會偷偷去找她。

「也許真如這位公子所言，那位道長知道我不會害周家，所以才會有這個提議。」潑然一笑，指尖輕輕地劃過封印她多年的畫卷，「他說他這次雖然能幫周家渡過難關，卻也要付出代價。而且因為他出手幫忙擋下一劫，接下來將會有更麻煩的劫數出現，到時連他也沒辦法破解，但我若願意被封入畫中，他便有辦法可保周家五十年平安興盛，不受劫數所苦。」

想起天真的過去，于羅不禁嗤笑，「那時的我雖喜歡周宏彬，可也知道人與精怪是不可能在一起的，便想著若能守護他也心滿意足，便傻傻地答應了那位道長的提議。」

聽到這，駱少顯忍不住搖頭，「沒想到妳這兔子精如此天真痴情，都沒細想便答應。那道長說五十年就真的是五十年？要是他騙妳呢？而且他沒法再出手相救，卻有法術可以讓妳去擋劫，也真妙。」

他覺得那道長就是想欺騙單純的小女生，在他看來，這道長只是因為不想再幫忙，才趕緊找人接手這燙手山芋。

「要是好好修煉的話，五十年對精怪來說只是如瞬間般短暫。」藍向晚淡淡地解釋，他倒是能理解于羅那時為何會答應。

「可那道長卻沒有說時間到了的話，會如何放她出來，這不是明擺著騙她嗎？」駱少顯嗤之以鼻，這種人他看多了，會這麼說壓根就是想把她封進畫裡，永遠不放她出來。

「這……」對於駱少顯的推測，藍向晚沒辦法反駁，畢竟那畫上的封印手法十分高明，不但讓畫裡的精怪無法破解，還用上火烤後才會顯色的特殊汁液，一般道士不可能會察覺。

這樣的做法，藍向晚也不得不懷疑當初那位道長是不是真如駱少顯的猜測，是想把于羅一直封在畫裡。

也不知道是封印因歲月的消磨而減弱，還是于羅在畫中也不忘修煉而提高了法力，所以才能在晚上陰氣最重的時候弄出一點異象，也讓他發現畫上的封印。

「的確如公子所言，那道長雖說是五十年，可我卻不知道在畫裡待了多久。」忍不住露出苦笑，于羅臉上的落寞重了幾分，「他把封印了我的畫卷在離開前交給周宏彬，我不知道那道長有沒有跟他說些什麼，或是讓他以為我不辭而別，反正這畫卷很快就掛在書房裡。」

「我待在畫裡看著周宏彬高中狀元，周家大宅漸漸添置了不少漂亮的擺設，送禮巴結的賓客增加，之後周宏彬娶了一位美嬌娘，讓我難受了很久，不過聽說他那位妻子是京城駱家的人，怎麼說也是一門好親事吧。」雖然她不知道那個京城駱家有多厲害，但看著周宏彬在仕途上平步青雲，便也知道不會差。

「婚後他們很快有了孩子，看著他過得幸福，我也漸漸釋懷，但隨著他年老病逝，他的兒子已長到而立之年，算一算早該超過原本說好的五十年了。」說到這，于羅不禁咬著下唇，露出不甘的神色。

「我心悅周宏彬，所以自願入畫好守護他及他的家人，他的兒子我也愛屋及烏，一直守護到他入棺，可我卻一直沒看到任何能離開的契機，我不但無法離開那畫卷，連托夢讓他們知道也沒辦法，這也太過分了！」周家在她的守護下已經變得比以前強盛，只要他們的子孫爭氣便不會衰敗，放她自由也是理所當然的吧。

「妳就是托夢，我猜他們知道後也不會放妳出來。」駱少顯猜測。

能保他們家族平安強盛，即使是精怪也沒關係，以人的貪念及私心來推測，沒人會願意放手讓這福星離開。

「也幸好天無絕人之路，在我嘗試了各種方法，終於發現可以把我的聲音傳出去。之後周府雖然找來不少道士，卻沒有一個像恩人你這麼厲害，不但發現我在畫裡，還把我救出來。」想起那些只會說自己有多厲害，最後還是被趕出周府的傢伙，于羅不禁冷冷一笑。

「妳說妳能傳出聲音，可妳知道我們聽到的都是歌聲嗎？」聽著于羅的話，藍向晚倒是皺起了眉。

「不是我的聲音嗎？我一直把我的呼救聲用法力傳出去，而且我看他們也找來道士之類的人，便以為是奏效了……」于羅疑惑地看著藍向晚，要是她的聲音沒有傳出去，周府怎麼會找來那麼多道士呢？

輕輕搖頭，藍向晚淡淡地道：「妳的確有傳出聲音，不過我們聽到的是哀怨的歌聲，而不是求救的呼叫。」沒想到把她封入畫中的道長還留有這一手，就不知道這位道長用的是失傳的祕術還是旁門左道的邪術。

五十多年過去，也不知道于羅口中的道長是生是死，與其思考那道長用什麼方法把于羅封入畫裡，他還是快點把事情處理好回房間睡覺，待明天再跟周知縣討酬金。

思及此，藍向晚把藏在衣襟內的毛筆和一小盒巴掌大的硃砂拿出來。

「你在做什麼？」看著對方把毛筆沾上硃砂，在已變成空白的畫卷上寫寫畫畫，駱少顯好奇地湊近觀看那不知道是哪個民族的文字。

不是把于羅從畫中弄出來便完事了嗎？怎麼小道士還在擺弄那個畫卷？

「既然他們認為這畫像是仙女，便讓他們繼續認為是仙女守護著他們好了。」雖然于羅是精怪，卻是心甘情願地入畫守護周家人，即使後來想離開畫卷，卻也沒有產生任何害人之心，那何必讓人知道畫中的女子其實並不是仙女呢？

世人對妖精多有誤會，若因為知道對方是兔子精而否定她過去付出的一切，倒不如把這誤會繼續下去。

「多此一舉。」話雖這麼說，駱少顯嘴角卻微微揚起。

若說藍向晚是道士，他卻不像其他道士般認定是妖是怪便得消滅，還幫忙于羅繼續掩飾不是仙人的事實；若說他不道士，他又懂不少法術，不但發現畫卷有異，還把于羅放了出來。

儘管外表十分年輕，可本事卻比他見過的道士還厲害，這讓他對藍向晚更感興趣了。

「此等大恩，于羅受之有愧。」看著寫在畫卷上的文字慢慢化成她離開畫卷前的樣子，明白藍向晚心意的于羅感動地跪在地上。

「難得重獲自由，妳只要好好修煉，早日讓它變成事實就好。」藍向晚淺淺地笑道：「即使是精怪，只要認真修煉也是能得道成仙的。」

「于羅一定會認真修煉，絕不辜負恩人的恩情與心意！」深深地向藍向晚一拜，于羅認真地允諾。

「嗯，加油。」笑著把畫卷掛回原來的地方，藍向晚抽出一張黃符，隨手把它貼在案桌的一個花瓶上，「我也該回去睡了。」把東西收一收，伸了伸懶腰便轉身離開書房。

才剛踏出書房，藍向晚腳步一頓，像是想起了什麼重要的事情般飛快地回頭，認真地盯著駱少顯，「對了，明天你可別拆穿我的說法。」雖然他覺得這位監察御史就只是愛看戲，不過以防萬一還是得先說一下。

「哦？這對我有什麼好處嗎？還是你要分我一半酬金當作封口費？」唇角大大地彎起來，駱少顯本來就沒打算多嘴，只是想聽聽明天藍向晚在周知縣面前的說詞，不過對方都特別開口「要求」了，他怎能不好好配合一下呢？

「你.....真的是監察御史嗎？」讓這樣的人來監察各地官員沒問題嗎？正常不都是會訓斥不該捏造事實或是裝作不知情，怎麼這位倒是一副想敲詐他的樣子？

「要給你看令牌嗎？」面對那懷疑的目光，駱少顯露出愉悅的笑容。

「你是不是監察御史不重要，只要明天不拆穿我的說詞就可以了。」藍向晚聳聳肩，掏出掛在頸上的藏青色錦囊，一臉不情不願地把它塞到駱少顯手中。

「這是什麼？」看著繡滿了茱萸的錦囊，駱少顯挑眉，原來在藍向晚的眼中，他是用一個錦囊就能打發掉的人？

「你別小看它，這錦囊可以辟邪擋煞，比一般銀子有用多了，一般人想要也沒有。」看出駱少顯眼中的不以為然，藍向晚略帶不滿地解釋，「要不是看在你是朝廷命官，而且還被人標記了，我才不會把它送給你呢！」

「你說我被人標記了？這是怎麼回事？」聞言，駱少顯皺起眉。

「我也不知道你得罪了什麼人，只看出你身上被邪術標記了。雖然我已經幫你抹去，不過以後你還是多加小心吧。」藍向晚聳聳肩。

身為監察御史，想必會成為不少貪官的眼中釘，被人盯上也不意外。

「虧你還是一名道士，竟查不出是誰在我身上下標記？」他還以為藍向晚有多厲害，沒想到連在他身上下咒的人是何方神聖都不知道。

「要是能查出來，這世上哪來詛咒、下咒、咒殺這些方式？法術可不是萬能的！」面對駱少顯那質疑他能力的目光，藍向晚只覺心頭一陣火起，手指毫不客氣地戳上駱少顯的胸口，「而且我才不是道士，別再說我是道士了！」

「你要不是道士，那是什麼？」都能把兔子精從畫中弄出來了，還說自己不是道士。

「我們這類人也是有很多門派的，道士一般是指用道術的人……算了，說了你也不懂。」藍向晚氣呼呼地說完便轉過身，才踏出一步，又忍不住回頭狠狠地瞪了駱少顯一眼，「對你下標記的人是在西南方向，再多我也不知道了。」

語畢，便頭也不回地快步走回廂房。

這傢伙……明明在生氣卻還是告訴他更多消息，明顯是個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這個發現讓駱少顯忍不住低笑，而且他死不承認自己是個道士的模樣也太有趣了，害他不禁對他到底是何種身分感到好奇。

接著，他想到敢在他身上下邪術標記的人，該不會是已經打探到消息，知道聖上派他去調查才會有所行動？看來他即將要去的紫陽城果真有问题……

Crescent